

到宣城已是黄昏,想去哪里呢,只有敬亭山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理由。李白去了七次的地方,我怎么能一次都不去。

车子穿过宣州区,往北走,远远望见一片青黛色的山影。不高,也不奇,就那么静静地卧在那里。敬亭山最高处不过三百多米,在皖南的群山里头,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可就是这样一座山,让李白念念不忘,七次登临,最后一次来的时候,已经五十多岁。

春日的太阳落得早,傍晚时分,我们从东大门进山时,光线斜斜地穿过竹林,照在石阶上,泛着淡淡的暖色。踏石阶,过古昭亭。昭亭是敬亭山的旧名。晋朝时为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敬亭。一千多年过去,石牌坊上字迹也还清晰,不知是不是当年旧物。

山道两旁,有一坡一坡茶园。茶树修剪得齐整,一行行,顺着山势蜿蜒上去,像给山坡铺了绿毯。茶

## 敬亭绿雪

周华诚

树枝头已冒出芽尖,嫩黄中带点浅绿,怯生生的,还没来得及舒展。我知道,这就是当地名茶“敬亭绿雪”了。

敬亭绿雪,这个名字好:绿是茶之色,雪是毫之白。听人说,上好的敬亭绿雪中冲泡时,白毫会在杯中缓缓飘落,如雪花飘飞,所以叫“绿雪”。清代有位叫施闰章的宣城人,在京城做官时还念念不忘家乡的茶,写诗赞道:“馥馥如花乳,湛湛如云液……枝枝经手摘,贵真不贵多。”这位施先生与蒲松龄交好,给《聊斋志异》写序,想必也是个风雅之人。他念念不忘的,大概不只是茶的味道,还有这敬亭山的云雾、松风、鸟鸣吧。或许,也还因为敬亭山有李白的足迹。

茶园里有几只野猫出没,也不怕人,慵懒地卧

着。有游人蹲下喂食,猫儿慢条斯理地吃两口,又抬起头来看人,眼神里有一种从容。也有人拍照,拍猫、拍茶园、拍远处的山影。春日傍晚,一切都慢下来了。

沿着石阶往上走,林子里越发幽静。茂林修竹,风吹过时发出沙沙声响。偶尔有鸟叫,叫几声又停了,整座山便更加寂静。我想起李白的那首诗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

“相看两不厌”,这话说得好。人与山,互相看着,看不厌。这不是一般的欢喜。什么都不用说,就这么看着,就够了。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,已经五十多岁,经历过翰林院的荣耀,也经历过被逐出京城的屈辱,大半生的起伏,最后都化成了这几个字——相看两不厌。

往上走了约莫半个钟头,便到了太白独坐楼。楼是后人修建的,三层,飞檐翘角,掩映在参天大树中。可惜天色已晚,楼门落锁,登不了楼,只能在心里想想——当年李白独坐的地方,是不是就在这一带?他坐在这里的时候,看见什么,想到了什么?

李白在宣城,还写过另一首有名的诗,那是在谢朓楼上。谢朓是南齐的诗人,做过宣城太守,人称“谢宣城”。李白对他推崇备至,后人说他“一生首谢宣城”。那天,李白在谢朓楼上为族叔李云饯行,写下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:“弃我去者,昨日之日不可留;乱我心者,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,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

这首诗写得真好。慷慨,淋漓。潇洒极了。虽然也有落寞不平,但心境是豁达的——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,既然消不了愁,那就不消了吧;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,大不了就驾一叶扁舟,随波而去。李白就是李白,再失意的时候,也

丙午新春,观吾父作画时,听其口中蹦出一个前卫的词语——“斜杠”。此词虽已不新,但我那年过古稀的老父亲能知其然,亦会正确运用,着实令我惊讶,当然更“坐实”了他“斜杠”的特质。回望他的文艺生涯,画、诗、文、书、棋都有涉猎,以“斜杠”来形容也是贴切。

父亲工绘画,喜文学。儿时,我对父亲的感情高山仰止。在工作单位,他是人人敬仰的教授;在学校外,又受到许多艺术爱好者追捧。不仅有“圈养”的体制内学生,还有一批“散养”的徒弟。他早先画水粉、丙烯,后主攻油画,又开拓水墨、雕刻、印章,还玩转瓷画。除此之外,更喜欢写写散文、看看古文,跟朋友切磋文学知识,有着很深厚的文学积淀。背起画架到处写生、采风,摄影技术也令人钦佩。闲暇之余还要约上棋友“手谈”一番。没事研究研究地图,在没有导航的年代,他就像个GPS。偶尔开两句日语,惊艳一众外国友人。他也具备一般家庭中父亲角色的必备技能和动手能力,能抓耗子、种绿植、换灯泡、调电视、刷墙、修绘画工具,帮我用牛皮纸包皮皮……甚至还在农场里当过“赤脚”木匠。

青年时,我对父亲不屑起来。数学不好、理科不行,不会用电脑,赶不上潮流,乃至家里换个灯泡,电视调个频道他都退居二线,把我顶在前面。他的文字我开始觉得矫情。我的写作,原先总要让他替我

修改润色,起个题目,后来却再也不愿交给他“过审”。甚至他享誉全国的绘画,我也开始评头论足,出现审美疲劳。人似乎都有这个阶段,半大不大的年纪,学了些皮毛,竟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大约就是他面对别人“为什么不教你女儿画画”的提问时,回应“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好的”真正而深刻的含义。

## 我的“斜杠”父亲

黄一迁

此后的日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,猛然醒悟到,自己也已然跨入我孩童时父亲一般的年龄。某日送孩子去中福会少年宫学画画,望着那幢熟悉的老楼,我的回忆涌上心头,指着那间最东南角的教室对孩子说,妈妈小时候,你外公送妈妈来这儿学画画,现在妈妈也继承了他当年的工作。记忆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,把我带回到了过去:儿时的父亲,在曹家渡静安寺路弄堂房子里,勾勒墙壁上的潮气氤氲出的水印。青年时的父亲背着画架来到山沟村庄,啃着干粮,艰辛地写生。有次不慎被野狗追赶摔倒,落下腰伤。壮年的父亲在老公房院子中搭起来的破茅屋里练字、读书、画画,在工作室用炸了毛、被学生戏称为“耙笔”的油画工具,化腐朽为神奇,或绘制出一幅幅创作,或修改学生的作品。还有那日复一日钻研水墨

晕染,墨色变化,肌理效果,并每天在工作日志上总结的勤勉的父亲;那个夏天不舍得开空调,赤膊画画,毛笔修修补补多用三年的节俭的父亲;还有那密密麻麻做过笔记的古文、史书,厚厚薄薄折过顶角的画册,一叠叠围棋的DVD教学光盘,一件件染着斑斓水彩、颜料的工作服……不知怎的,我又开始钦佩起他来。

他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创新力和对文化艺术一以贯之的激情——也藏在了本书中。翻开它,你将看到他行走世界步履间的收获,看到他深耕于绘画天地数十载的感悟。更收录了他对当下艺术热点的诸多反思,原本感性化的文字加入了更多理性的逻辑与思考。文字有新意,绘画风格亦有所变化——他决然地打破惯用的色彩和构图,描摹出“升级”后风姿绰约的人、景、物。那些积蓄着多年功力的水墨、油画、水彩,油画棒信手拈来,技巧娴熟,用色高级,中西贯通,相得益彰。形式多元的画作穿插于字里行间,笔墨更添雅致之格调,深远之境。

虽然我不再需要他“指点”我写作,相反,他倒常常与我探讨文章,还偶尔让我给他攒个题目,分割章节,改个段落。不过我清楚,这些全是他悉心培养开出的花。孩子又何尝不是父母的作品?现在的他还能下得厨房,滋味暂且不论,但又添一“杠”不虛。(本文为黄阿忠著《向于丹青——黄阿忠谈艺录》序)

## 时间的声音

陈英

收拾陈年的物什,端坐于条台的那座钟,勾起了经年的满满回忆。

这座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用棉花和小麦从乌沙老街淘回来的。钟有一个长方体木壳,深枣红色,漆面不算顶光亮,有些地方的木纹还隐约可见,摸上去有温吞的、质朴的糙感。钟面是奶白色的底,黑色的罗马数字,刻度是细细的银线。钟摆是黄铜的,摆起来不疾不徐。

父亲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正中八仙桌上方的条台上,正对着大门。他说,放在这里,你起床,第一眼就能看见。从此,“滴答”声填充了屋里的每一寸寂静,从容不迫,像一个穿着硬底布鞋的更夫,在时间的巷弄里,无尽地巡行,平静又固执地告诉你,时间正在走,一刻不停地走。

父亲对这座钟,是极恭敬的。每隔七天,他必定要给它上发条,先洗净双手,站到八仙桌前,取出那把长长的、尾端是扁铜环的钥匙,插进钟面上的两个小孔,慢慢地、一圈一圈地拧紧。上好发条,他会侧耳听上一阵,直到那“滴答”声恢复了一贯的沉稳有力,才满意地点点头。

后来,我到外地去念书,工作,像一只飞出巢的鸟,离那座钟越来越远。我也渐渐习惯了没有“滴答”声的昼夜。偶尔回家,才发现那钟声从未改变,只是钟壳的色泽更加深暗,像凝结了的时光。父亲老了,他上发条的手,开始微微颤抖,动作也迟缓了许多。有时我接过钥匙代劳,指尖触到那冰冷的黄铜,心里会蓦然一惊:原来这需要拧动的发条,竟是这样紧,这样沉。

再后来,父亲生了病,精神大不如前。他常独自坐在八仙桌旁的藤椅里,对着那座钟,一坐就是半晌。母亲悄悄对我说,他现在记性差了,有时刚吃过药就忘了,但给钟上发条的日子,却从不会记错。那周而复始的上弦,那亘古不变的节奏,成了他对抗时间流逝的一种方式,成了他守护这个家沉默的誓言。

2021年仲夏,父亲安详地走了。处理完丧事,我独自在老屋坐了一夜。那一夜,世界安静得可怕。没有了父亲的咳嗽,只有那座钟,还在黑暗里忠实地响着。那声音从未如此巨大,又如此孤独。这绵延了三十多年的声音,起初是催促,后来是等待,最终,化为了陪伴。它丈量了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,也数尽了一位父亲衰老的年华。

天快亮时,钟忽然停了。没有预兆,就在一次寻常的摆动之后,静静地悬在那里,再也不动了。我走过去,看见钟面的玻璃上,落着一层极细的灰。我拿起那把早已磨得发亮的钥匙,想为它上弦,试了几次,终究还是放下了。就让它停在这一刻吧。父亲的时间,已成了永恒。而那“滴答”的余音,早已长进了我的血脉里,成为我自己的心跳,在往后所有仓促或迟缓的日子里,为我界定着岁月的边界,鸣响着无声的叮咛。

有一股子豪气在。

下山后,天已黑了。在山脚下寻了一处茶舍,坐下来喝一杯敬亭绿雪。

此茶汤色清碧透亮,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。细看时,茶汤中有细细白毫在水中飘荡,若有若无,若细雪在飞。端起杯子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,淡淡清雅,有一点花的香味。抿一口,滋味醇和,回甘绵长。

茶舍主人说,敬亭绿雪的采摘季是在清明与谷雨之间。现在才过惊蛰,离清明还早,真正的明前茶还没开始采呢。我们今天喝的,是去年的陈茶。

陈茶也好。喝着茶,忽然想到一个问题:一个人跟一个地方,怎么就会有那么深的缘分?

李白与宣城,就是这样。他第一次来,大概是因为谢朓。谢朓在这里做过官,留下诗,李白仰慕他,便来寻访他的足迹。来了之后,发现这地方真好,山好,

水好,人也热情,于是便一而再,再而三地来。最后十年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一带流连,敬亭山下、水阳江畔,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

一个地方因为有李白来过,因为他写的诗,从此便不一样了。后来者读到他的诗,便也想来这山看看。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、刘禹锡,多少文人墨客络绎不绝,也来登敬亭山,写诗赋文,此山遂被称为“江南诗山”。一千多年过去,谢朓楼毁了又建,敬亭山还在,李白的诗也还在。一代一代的人,就这样被诗句牵引,来到这片山水之间。

我想,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一个地方,有李白这样的人常来,就像是多了一个熟悉的邻居。小孩子从小读他的诗,顺便走一走这地方,便不会觉得陌生,也不觉得遥远,只会觉得——哦,就是这里啊,李白就是坐在这里看山的。

喝完茶,天已黑了。遥

望敬亭山,山已隐没在夜色里。李白在山上独坐,只有月光,山风,他自己。采茶的日子还没到,满山的芽尖,还在静静地等候。



2025年底,“梧桐区”的一座老图书馆,焕新成了上海图书馆家谱馆。80多年前,这里是上图老馆长顾廷龙等创办的私立合众图书馆,在孤岛时期让数十万册历史文献幸存于抗战烽烟下。如今走进家谱馆临街的二楼房间,还能找到顾廷龙当年的办公室。在他的儿子、现年96岁的两院院士顾诵芬记忆中,顾氏一家在上海与馆舍为伴,与鸿儒往来。如钱锺书就常走合众图书馆“后门”,十多岁的顾诵芬多次为其开门。钱先生总叮嘱他学好外语,还送过他现代剧的英文剧本。

不过,对顾诵芬影响最大的,不是钱锺书的洋书,也不是众人的古书,而是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。这位被军迷称为“歼八之父”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,与自家家谱上的顾廷龙、顾颉刚“文理分科”,同道却不同路。在他随父母迁居上海前,七七事变后的7月28日,侵华日军轰炸北平。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顾家只有几千米,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。年仅7岁的顾诵芬就梦想着设计飞机,保卫祖国领空。

在南模读高中、做航模时,在上海开明书店给父亲的赠书中,顾诵芬第一次读到了雅科夫列夫的自传《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》。传记叙述了他从少年时代对工程技术发生兴趣,到后来制造滑翔机并逐步过渡到设计和生产轻型战斗机,成为苏联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的经历。顾诵芬只对当代科技图书感兴趣,考上了交通大学航空系。主讲《航空概论》课的资深教授姜长英,也向学生推荐了《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》。毕业后,顾诵芬远离双亲,一路北上,为航空工业一干就是30年。他进入沈阳飞机制造厂建立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,参加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“歼教1”的气动设计,这个“处女作”1958年取得首飞成功。顾诵芬第三次读这本名人传记是1962年。彼时,苏联专家刚撤走,这本在系统内引起轰动。在已然成长为新中国初代飞机设计师的顾诵芬眼中,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,作战飞机除大量生产基本属于仿制产品的歼6和歼7,主要就是自行研制歼8和歼5。走自主可控的路,无可选择。1985年,作为超两倍音速、飞高两万米的我国首型高空高速战斗机,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,成了国人的“争气机”。25年前的2001年1月,他主持设计的歼8大改款,全天候型歼8 II 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
三读一书而改写书中人生的,不仅是一己,更是一国。20世纪80年代,顾诵芬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(601所)总设计师,所里图书馆又采购了一批《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》,发给从事总体、气动专业工作的新大学毕业生。而今,从歼10、歼20到歼35,中国的歼击机家族已为神州大地的垂直疆域铸造出天盾天弓。

顾诵芬常年定居京沈,并未暮年归乡,没有见证父亲图书馆的时代变迁,也没有在顾氏家谱上续写古籍文脉。但这位从上海走出来的大家,用一辈子筑梦苍穹,这就是“一个中国飞机设计师的故事”。

## 改写书中人生

徐瑞哲

## 人间春日书

陈辉

伞,甜香便顺着风的衣袂,漫过青石板路,钻进巷口阿婆家的棉被里。

我在午后的暖阳里打盹,梦是刚初好的碧螺春,浮着半盏雀舌。檐下的风铃响了,是风替春花递来的情书,信纸上没有字,只有桃花落进衣领的痒和布谷鸟的声声“春安”。

我合上书页,掌心还留着阳光的温度。原来人间的春从不是写在纸上的诗,是檐角的铃、枝上的花,是风穿过发梢时,那点化不开的温柔,是我们走过四季,终又重逢的年少的心动,还有,向往!

风翻开第一页,檐角的朱红便落了陈旧的斑驳,替怀念提出开篇的主题。

柳丝蘸着解冻的河水写温柔的字,一笔是鹅黄,一笔是新绿,未了还不忘在堤岸留白处,点上三两朵怯生生的迎春。玉兰是最懂浪漫的抄书人,把月光揉进花瓣,在向阳的枝丫上摊开半本素描,每一片舒展的花瓣,都印着白云的悠闲。燕子衔来了南方的问候,翅尖扫过田埂,惊醒了沉睡的荠菜。它们举着白生生的小伞,在麦浪摇晃的风里躲猫猫,不小心蹭翻了蒲公英的小



## 七夕会

和十年前相比,这里有了太多的不同,如今的洱海岸边焕然一新,宽阔翠绿,花开四季。

## 面朝大海

马亚平

更令我吃惊的是,即使是在非休息日,这里也是熙熙攘攘,来往的竟然是成群结队的少女。我向周围人打听后才知道:有一部名扬四海的青春偶像剧曾在这里拍摄,怪不得这里成了少男少女们心中向往的火热之地。

春风里,我兴奋地东拍西拍,最后还是把镜头停留在了一个僻静处,这是一名独自端坐在椅子上的姑娘,她面朝洱海,沉静思索,像是一种青春的抒怀,又像是对一段美好情感的呼唤。说实话,与那些叽叽喳喳成群结队的少女相比,我似乎更偏爱这种静雅和恬淡。留下这一幅倩影吧:面朝洱海,春暖花开!

## 摄影